



# 猫头鹰,一个优美的隐喻

——评帕维尔·克鲁萨诺夫《猫头鹰之路》

□[俄罗斯]罗曼·博戈斯洛夫斯基 常景玉译

## 开栏的话:

当您读到这篇文章,一道新的文学桥梁已悄然架起。这并非偶然的风景,而是源于一份深远的承诺。“2025 中俄文学周”上,《文艺报》与俄罗斯《文学报》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将携手推动中俄文学的深度交流。为了让两种深厚的文学传统直面对话,双方将互相推荐文章刊发。今日,“俄罗斯文学速递”栏目正式启幕。本栏目由俄罗斯文学学者常景玉担任翻译顾问。本期推出俄罗斯当代著名作家帕维尔·克鲁萨诺夫新作《猫头鹰之路》(2025)由莫斯科 AST 出版社-叶莲娜·舒宾娜编辑部出版,受到俄罗斯文学界的广泛关注。

最近几个月,我接连收到了三本以彼得堡为背景的书:谢尔盖·诺索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铃》、弗拉基米尔·科瓦连科的《夜幕入侵》,以及眼下这本帕维尔·克鲁萨诺夫的《猫头鹰之路》。这三部作品,完全可以称作当代“彼得堡三部曲”。

有趣的是,就在不久前,我还想起过帕维尔·克鲁萨诺夫,起因是他那本离经叛道的《美国洞穴》。这本书问世已经有些年头了,早在2005年就已出版。可最近,当电视和网络上铺天盖地地讨论起稀土金属,以及美国在全球各地开采稀土的新闻时,我心头不禁一震,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这个关于地球深处、关于令人恐惧的洞穴,还有离奇的媒介病毒暴发的故事。从某种意义上说,预言了当下的,不只有索罗金,还有克鲁萨诺夫。

不过,《猫头鹰之路》走的完全是另一条路,驱动它的燃料也截然不同。首先可以用音乐来打个比方。我的一位老相识、作曲家安东·霍洛波夫,曾这样评价亚历山大·格拉茨基:“大师如此沉醉于自己的歌声,以至于对他来说,唱什么似乎并不重要。”我觉得,这话放在克鲁萨诺夫身上也完全合适。他沉浸在自己的语言里,那么深刻地感知它们,哪怕他写的是铺设水管这样的题材,也会同样精妙绝伦。

故事的核心人物是两位朋友——亚历山大和叶梅利亚。他们都是富有创造力的人,是真正的人文主义者。这两位异想天开的人决心创立一个秘密组织。这个组织的宗旨是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但是,一切有个前提:善行必须是隐秘的,不能张扬,不仅不能对外人讲,尤其不能让那个幸运的受助者本人知道。也就是说,受助者在鼓里,社会上也无人知晓——所有的善行都在暗中进行。

这一切被统称为“猫头鹰之路”。猫头鹰本就无迹可寻,你没法“追踪它的足迹”,因为它翱翔在空中。所以,这其实是一个优美的隐喻,一个艺术化的幻象。有意思的是,如果把标题改成“猫头鹰之喻”(“喻”是一种修辞手法),那对于语文学者和语言学家来说,这就会是一个深奥的彩蛋,一个文字暗号。

还记得电视剧《双峰》里那句台词,“猫头鹰不像它表面看起来的那样”。导演大卫·林奇借角色之口,似乎在暗示:平凡熟悉的事物背后,可能潜藏着不祥的谜团和幽暗的秘密。帕维尔·克鲁萨诺夫的“猫头鹰之路”这个说法也有同样的意味。好吧,这其中或许少了些阴郁。

你可能会觉得,这个想法源自《圣经》:“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事实上并非如此!亚历山大和叶梅利亚行善,不是为了发财致富或谋取私利,他们是为了

一个理念而做,是出于利他主义,我甚至想说,还带着点圣愚的气息。这一点,让克鲁萨诺夫的小说情节和俄罗斯童话有了某种血脉相通的感觉。加上其中一位主人公就叫叶梅利亚(编者按:在俄罗斯童话故事《大智若愚的叶梅利亚》中,主人公就叫叶梅利亚),我想,这绝非偶然。

然而让我感到遗憾的是,在这部将近四百页的小说里,这两位主人公总共只成功帮助了两个人:一次是治好了女孩卡佳的糖尿病,一次是让才华横溢的画家奥加尔科夫免于赤贫。帕维尔·克鲁萨诺夫,您为什么这样写?为什么这么对待我们?



《猫头鹰之路》俄语版封面

要知道,在这么长的篇幅里,这个组织的“客户”少说也有二十来个,甚至更多。每一次实施帮助,每一次问题的解决,都是一个额外的情节转折,是人物行动和冲突的变向,从而可以推动叙事进程。

我想我明白问题出在哪儿。我本人认识不少彼得堡的作家、画家和音乐家,我知道他们有多喜欢“探讨宇宙”。可是……这种滔滔不绝、年复一年地反复谈论美学、哲学、创作、存在的形而上学,以及心理学深奥之处的做派,在我看来早就走进了死胡同。

那些微醺的知识分子,还有形形色色的通灵人士,不管他们讨论起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时多么热烈,好像现实世界从来没有就任何一个问题征



帕维尔·克鲁萨诺夫(Павел Крусанов, 1961—)当代俄罗斯著名作家、记者、出版社总编辑,主要活跃于圣彼得堡。他自1989年开始从事编辑工作,1992年加入圣彼得堡作家协会。克鲁萨诺夫文学功底深厚,先后出版作品数十部,曾获俄罗斯《十月》杂志奖,并入围全国畅销书奖、大书奖等,拥有广泛的读者群体。

求过他们的意见。现实只是简单又无可避免地迎面撞上来,随之而来的,还有艺术家的宿醉——那些艺术家,前一天夜里还觉得自己靠思辨就能移山填海。八十年代已经过去很久了,随着那个时代一起消失的,还有厨房闲谈的那种迫切感——很遗憾,但我们得承认这一点。更确切地说,对话当然还可以继续,但值得把这些泥浆灌进书的基底之中吗?

说回《猫头鹰之路》,小说的开头和铺垫,本来预示着一系列紧张刺激的事件。任何一个跌宕起伏的故事里,人物一旦创造了某种东西,之后的每时每刻就得靠它活着。比如,很难想象在叶里扎罗夫的《图书管理员》里,主人公只找到几本魔法书,然后在剩下的篇幅里一直讨论高深莫测的主题。我明白,那好像是另一种体裁,但好像又完全不是!

故事开头,小说给读者介绍了一个目标明确、理念清晰的秘密组织。可这个组织眼下最直接、最重要的正事儿,只大张旗鼓地干了两次,我记得还有几回零碎的小事。我本来期待的是主人公走向精神上的净化,走向某种新的、重要的东西,走向重新审视。最终,一番游历之后,人物到达终点“B”时应该焕然一新,而不仅仅是年岁见长,娶了老婆……我再重复一次:从故事容量和情节空间来看,这完全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唉,小说里节奏平缓的地方实在太多了,

而我渴望的是爆发!当然,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这本书——我最后也确实这么做了,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一部关于“创作者”,也是写给“创作者”看的小说。你知道吗,梦剧院乐队被认为是“为音乐家而创作音乐”,我对这本书也有类似的感觉。

问题在于,这类小说现在很难让大众读者感兴趣。它可能只会吸引那些还沉浸在关于心理学、哲学和美学的,还会在“厨房闲聊”的人。也就是说,现在真正能接触并喜欢这类作品的圈子小得可怜。列托夫怎么唱的来着?“我们为自己演奏……”

我开头提到帕维尔·克鲁萨诺夫的《美国洞穴》并非偶然。那本书引人入胜,几乎要把你埋在情节之中。而现在这本书,我们面对的是一种优美、精妙的创作行为,它是为创作本身而创作的:情节居于次要地位,最重要的是语言——演绎比被演绎的内容更加重要。

当然,我不知道普通读者会怎么看,我们这个时代的普通读者到底是谁?他们还存在吗?但我还是要强烈推荐《猫头鹰之路》给作家、语文学者,还有所有热爱精致文学和沉思型印象主义小说的读者。

[罗曼·谢尔盖耶维奇·博戈斯洛夫斯基(Роман Сергеевич Богословский),1981出生于莫斯科,作家、记者、评论家]

# 在文学的普遍性与可能性之间

——评《当代法国诗学研究》

□奚麟睿

在文学研究中,“诗学”始终是一个含义丰富且颇具弹性的概念。在当前的中文学术语境中,它有时被狭义地限定为对诗歌这一文学类型的研究,有时又被宽泛地用以指称整个文学理论。这种概念上的多义与流动,与其在中西文论传统中的复杂流变密切相关。至20世纪后半叶,“当代法国诗学”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诗学作为一种理论范式的现代形态,不仅推动了诗学的全面复兴,也为诗学的研究方法提供了某种意义上的当代典范。

曹丹红的新作《当代法国诗学研究》(下文简称《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以开阔的视野、清晰的线索与扎实的文献,系统勾勒了这一既至关重要又长期模糊的学术领域的整体图景。《研究》将1970年瑟伊出版社创办的《诗学》杂志及同名丛书视为关键节点,进而锚定了“当代法国诗学”的学科边界。在此基础上,《研究》不仅追溯了当代法国诗学的理论渊源,更剖析诗学与哲学、语言学、文学批评的交叉互动,旨在通过整合巴特、托多罗夫、热奈特、费舍尔、拉沃卡、巴罗尼等学者的思想,谱系化地重构当代法国诗学的学科图景。尤为可贵的是,该书并未囿于诸如“结构-后结构主义”或“经典叙事学”等既有的概念框架,而是依托丰富的一手文献,将法国诗学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加以深入探讨。

《研究》首先致力于梳理诗学概念自身的流变谱系,并系统考察当代法国诗学所承接的理论渊源。在梳理源流之后,《研究》明确指出,“诗学首要的研究对象是文学本质”。这种对文学本质及其普遍原理的关切,早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便已萌芽,并经由瓦莱里、俄国形式主义等的中介而被当代法国诗学所继承和发展。当代法国诗学对文学本体的关注主要反映在“文本发生学”与“可能性文本理论”这两种代表性学说。这两种关于书写本质的理论,以承续与互补的方式,共同凸显出当代法国诗学的核心关切,即在揭示文学的本质与普遍规律的同时,探索文学的无限可能性。

当代法国诗学对文学本质的这种双重关切又反映在

对风格、文类、叙事与虚构的各项研究之中。《研究》用了四章篇幅详细介绍了这四个核心研究疆域。文类研究在当代法国诗学中具有重要意义,《研究》重点分析了托多罗夫与费舍尔的文类理论,试图在当下这个文类界线逐渐模糊的时代,重新发掘文类研究之于文学研究的意义。风格研究则展现了诗学对文学表达个性的持续关注,《研究》不仅追溯了风格概念的历史嬗变,更系统梳理了从巴伊、斯皮策到里法泰尔、热奈特等人的理论发展,呈现出这一研究领域的多元发展态势。叙事研究显示出鲜明的当代意识,《研究》聚焦于“21世纪以来法国及周边法语地区在叙事学领域取得的成果与进展”,对这些前沿叙事理论的介绍弥补了国内对法语叙事学研究的空白。虚构研究则展现出更为深刻的理论抱负,通过对拉沃卡与朗西埃等学者思想的精到分析,《研究》呈现了虚构理论如何穿梭于事实与虚构之间,以新的方式对“文学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发出质询,彰显了当代法国诗学在理论探索上的多种可能性与开放视野。这四个看似分散的研究方向,实则都指向一个共同核心:对文学普遍本质的深度探索。

《研究》作为国内对该领域首次进行的系统性研究,具有三重重要价值。

首先,《研究》是国内首部针对当代法国诗学的系统性研究,它廓清了当代法国诗学的基本特征。作者在结论中将其归纳为三点:第一,“诗学从诞生之初便是对文学作品生产与制作过程的思考”。这种根本性的关注不仅催生了“文本发生学”等诗学研究的方向,也持续推动诗学对文学内在机制与可能形态的深入探索。第二,诗学始终秉持独特的方法论取向:一方面致力于总结文学的普遍性,另一方面不断开拓文学的可能性。对“普遍性”与“可能性”的双重追求,构成其核心思维方式,也促使诗学在1960至1970年代广泛借鉴结构语言学的方法,强化了对文本内在结构的分析兴趣。第三,诗学从未脱离批评实践,其理论构建与文本阐释始终紧密结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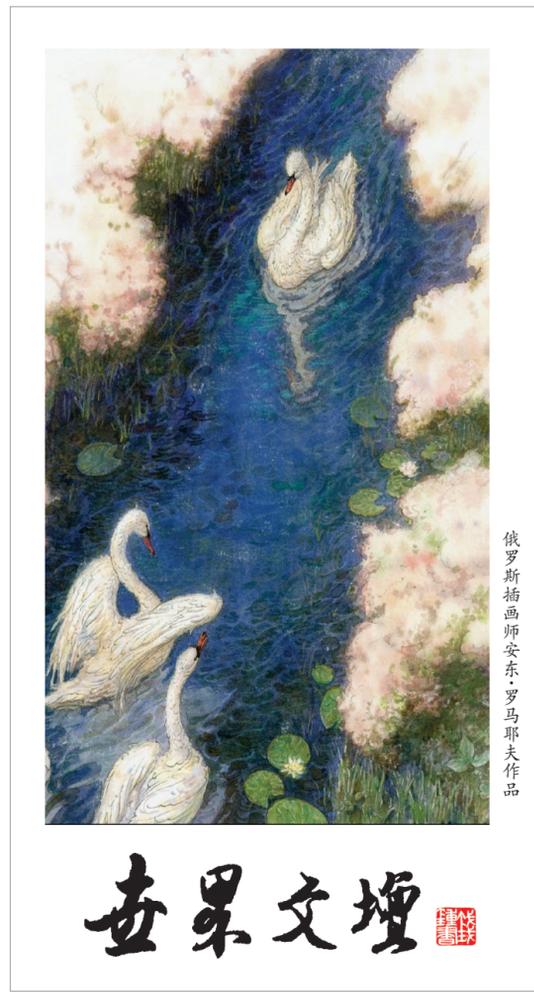
其次,《研究》的另一重要价值在于,它始终将当代法

国诗学置于文学史、文论史与批评史的具体语境中加以考察。此前,学界常以断裂的视角看待法国的文艺思想:例如,“结构-后结构主义”与“经典叙事学”时常被视为孤立的文学理论流派,其共享的诗学背景却被忽略;另一方面,所谓的“法国理论”这一时常出现在国内学界的术语,则更多是一个经美国学界转译的概念——这种以英语学界为中介的研究范式,曾长期主导国内对法国文艺理论的研究。《研究》一书则完全依据法文一手文献,以近乎史学考据的方式,将当代法国诗学置于具体的历史与学术语境中,还原其生成过程的“传记性”。《研究》不仅追溯了以《诗学》杂志与“诗学”丛书为代表的学术事件,深入辨析了不同学者间的思想交锋与承续关系,更在此基础上勾勒出一幅当代法国诗学的完整谱系,既厘清了其理论源流,也清晰界定了学科边界。

第三,《研究》在阐释文学理论的同时,并没有忘记批评实践的重要性,反而给出了阐发性的示范。例如,在《研究》的第七章中,针对加缪与莫迪亚诺经典作品的诗学批评从文本内部细节出发,得出了极富解释力的、能理解其他文学文本提供参考的普遍结论。这些批评实践不仅为理解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经典作品开辟了新的阐释空间,更重要的是,它们以具体案例印证了诗学批评方法的实用性与解释力。

总而言之,《当代法国诗学研究》的出版,以其开阔的学术视野和扎实的文献基础,为国内诗学及文学理论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这项研究不仅系统勾勒了当代法国诗学的整体图景,更以其严谨的谱系写作和清晰的问题意识,展现出重要的方法论意义。通过对文学之普遍性与可能性的双重探索,《当代法国诗学研究》重新肯定了文学内部研究的当代意义:在诗学的视域下,内部研究并不意味着固步于封闭的文本疆域,相反,它将议题拓展至对“文学是什么”“文学如何可能”等根本性问题的质询,从而为当下的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考维度。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俄罗斯插画家安东·罗马耶夫作品

硕果文壇